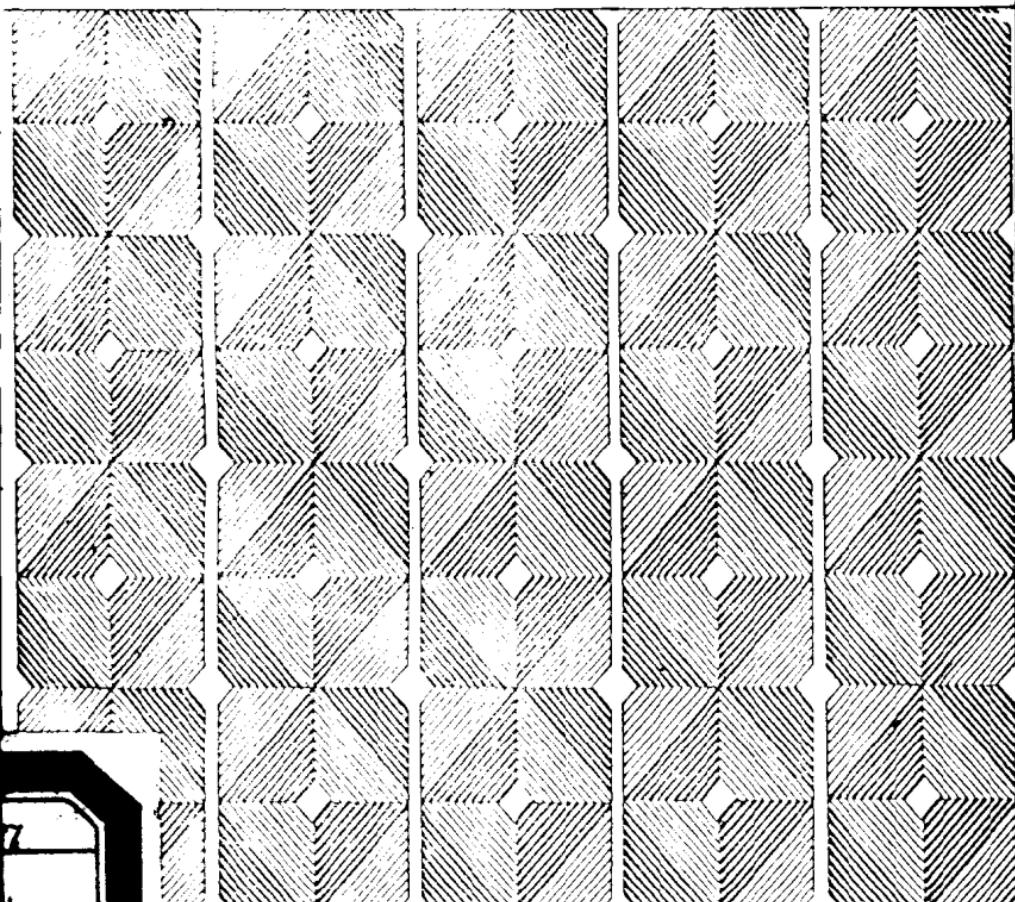


• 史话 • 编撰 •
• 评论 • 散记 •

话说百科全书

金常政著



话 说 百 科 全 书

—百科全书编辑札记—

金 常 政 著

奥林匹克出版社

责任编辑 陈晓希

新登(京)字 094 号

话 说 百 科 全 书

金 常 政 著

奥林匹克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四南大街 85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山东滨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960 毫米 1/32 印张 6.75 字数 110 千字

1991 年 11 月第 1 版 199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80067—151—8/G · 91

印数：1—5000 定价：3.20 元

内 容 提 要

你想了解号称“人类知识总汇”的百科全书吗？它是怎样一种“没有围墙的大学”？两千多年的百科全书史，留下许多有趣的故事。现代百科全书编纂已形成一门很大的学问。我国就有几万学者正为百科全书撰写条目，怎样才能写好百科条目？国内外现在出版的百科全书多达数百种，它们各有千秋，应该怎样鉴别选用呢？我国现代百科全书的创业经过，以及百科全书编纂者的甘苦，可能也是人们有兴趣知道的。本书谈的就是这些问题。本书作者多年研究百科全书，参加过《中国大百科全书》的总体设计和编纂实践。他以生动的随笔形式和百科全书式浓缩的语言写成这本新著，其中有关于中外百科全书历史的趣谈，有编辑工作中的得失经验，有对各家百科全书的纵论评说，也有由百科全书引发的联想杂感。本书适于辞书与百科全书编辑人员、图书发行人员、图书馆人员、工具书专业教学人员，以及广泛的百科全书读者阅读参考。

我和百科全书的缘分

代序

话说百科全书之前，应该先说说我自己。因为本书的读者可能会问：说话人与百科全书有什么关系？我这里要说的，正是与百科全书的一段不解之缘。我的大半生经历坎坷颠簸，直至半百之年犹是一事无成，学无所就。这自然是一个中年知识分子最惶惑不安的事情。不过，我打年轻时代起就有一段偶然的因缘，几十年来缠绵悱恻，魂牵梦绕，给我希望，给我滋补，最后把我带上百科全书编纂者的道路。

我和百科全书结缘，开始于 50 年代之初。那时候，我们国家还没有这种书。我所在的工作单位，从国际书店订了一套《苏联大百科全书》（第二版）。书一卷一卷地寄来，其部头之庞大，装潢之讲究，都令人惊奇。可是它究竟有什么用处，谁也说不清楚。我是个喜欢寻幽探胜的人，工作一有余闲，便从书架上抽出一卷，信手翻阅，随意涉猎。首先映入我眼帘的是书中的插图。那林林总总的图

片，系统而有趣，诱我阅读文字。那一个个条目，好像一快块知识积木，浓炼而齐整，引人入胜。我渐渐发现一座知识宫殿的入口，自觉受用无穷。不过，我在《苏联大百科全书》中读到“百科全书”这个条目则是在比较晚的时候，因为收载这个条目的那一卷寄来较迟（“百科全书”在俄文字母表中排序靠后）。后来虽然读过此条，仍是似懂非懂。那一条写得挺长，又很艰深。顺便说一句，这个条目在 60 年代已译成中文，由人民出版社编为一个小册子出版。我从这个条目中至少知道了两点：百科全书已有 2000 多年的历史；百科全书是人类已有知识的总汇。这就是我与百科全书一见钟情的初恋阶段。

50 年代后期，不少知识分子都有一番不愉快的遭遇。我和那部已成好友的《苏联大百科全书》分手，就是在那个时候。一个青年知识分子在这种情况下的心境不会是亢奋的。我曾伤感地低吟：“书乡路稳宜频到，此外不堪行”。真的，那段时间确实是我读书最为勤奋的时期。据说，人在失意时读书的情趣更为浓厚。寻寻觅觅，不久我又在北京图书馆与“旧友”重逢，而且有了更多的新交——世界许多国家的百科全书。那成为一窥外部世界的窗口，是我享受知识的乐园。我在自得其乐之余，老是想到我们的文明古国不该有一部自己的大百科全书了吗？它的丰富和气魄，绝不逊色于任

何国家的百科全书。不合时宜的想法，只是一个梦。这个梦却久久地萦绕在我的心头。我开始从单纯的知识享受中注意起百科全书的编纂方法，甚至考究起百科全书的历史来，真是有点走火入魔了。人们难得有机会体味沉入百科书海中的乐趣。我甚至体味到了各国主要百科全书性格上的差异，如《不列颠百科全书》（当时译作《大英百科全书》）之深沉，《美国百科全书》之明快，法国《拉鲁斯百科全书》之华丽，德国《布洛克豪斯百科全书》之严谨。这可能就是我后来对各国百科全书所作的比较研究的最初引发点吧。百科全书已不仅是我的无言老师，也成为了我默默探索的新大陆。我不免常常凭书狂想：中国百科全书该编成什么模样？中国百科全书该有怎样的性格？这就是一个书呆子的百科全书狂想曲。

那时有多少人会想到，一场社会的灾难正在逼近。一个知识受到禁闭的时代开始了，连北京图书馆大阅览室原来开架的各国百科全书也被“禁闭”起来，一般读者已不能随便阅览了。在那个十年里，下放劳动、接受再教育、自我批判，已是我生活的主调，狂想已经如风而逝。不幸中有幸，失意中的得意，是我下放车间当了6年车工，扎扎实实地学了一门手艺。天天削铁如泥，眼看那钢坯铜棒在自己手下驯服听话，规规矩矩地被改造成亮晶晶的有用零件，怎不产生一种自豪之感？车床旁的

两千多个日日夜夜，还给了我不少读闲书的时间。也许，这为我后来“杂而不家”的编书生涯积攒下一点有益的资本。生活道路的挫折，往往使人深思人生的意义。我国古代百科全书家魏文帝曹丕（他曾主持编纂我国第一部百科全书型的类书《皇览》）说过：“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我每读曹丕这段话，心中总是激动不已。

那个梦魇的十年，那个压抑知识的十年，终于过去了。一番劫难之后，我再和百科全书亲近的时候，已是一派春和景明的时光了，心底里确实有枯木逢春之感。1978年是我一生命运的最大转折点。人生还有比“天生我才必有用”这种感受更美好的吗？人生还有比志趣相投、共同开创一番事业的友谊更可珍贵的吗？这一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使我结识了我国知识界的一位大勇之士姜椿芳同志。正如他后来有一次说过，是百科全书这一事业把我们牵到了一起。从此，我得以参加中国大百科全书的创业，从一个百科全书的业余爱好者变成百科全书的编纂者。我个人半世蹭蹬，总算有一个迟来的“黄金时代”。十年呼号奋发，十年伏案埋首。一部具有时代丰碑意义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以“天文学”卷开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现在已经是一座巍峨的知识大厦了。

“十年功业百年身”。我是一个事业上的迟到者，从半百之年开始才有这么一点作为。对于像我这样的迟到者，十年差不多就是一生了。不过，差强自慰的是，我参与了我国现代百科全书从无到有的这段历史，参加了我国大百科创业的十年。“人生岂得长无谓，怀古思乡共白头”。回首前尘，有时不免凄苦，有时也得到安慰。大百科是千秋万代、传之后世的事业。那些曾把个人命运同这个事业紧紧连在一起的同道者们，都会留下自己的足迹。

半生梦幻般的百科狂想，又十余年的百科编辑劳作，感之深，思之切，心之所寄，对于百科全书怎能没有许多话说呢？我不是个有条理的人，但有个写笔记的习惯。在多年百科全书研究和编辑实践中，时有所得，或时有所误，总是随手记上几笔。年积月累，笔记本成堆。敝帚自珍，这些凝结在百科全书及其编纂这个主题下的心血，不忍丢弃。本书就是在整理这些笔记的基础上写成的。我的百科絮语，是对那些和我一样的百科全书的爱好者、编撰者，以及得益于百科全书的广大使用者和读者说的。这里有关于中外百科全书历史的趣谈，有编撰工作中的得失教训，有对国内外百科全书的纵论评说，有偶然浮现于脑际的联想杂感。

奥林匹克出版社重视百科全书这项文化建设事业，最近在出版了《北京百科全书》之后，又在组

组织编纂《奥林匹克百科全书》。出版社总编辑王樵裕同志是我多年的百科战友，我们曾在《中国大百科全书》航空航天卷和自动控制与系统工程卷的编辑工作中密切合作过。他和奥林匹克出版社的朋友们愿意为我国百科全书事业和百科全书编纂学问的发展贡献力量，热情支持我这本《话说百科全书》出版。在本书出版之际，我谨向他们表示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金常政
1991年3月



金常政，笔名常政。1929年生，辽宁省沈阳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审，原副总编辑。现为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特约研究员、中国科技大学兼职教授、《中国农业百科全书》总编委会委员兼编辑部顾问、《中国水利百科全书》编委会和《中国电力百科全书》编委会顾问、《中国企业管理百科全书》编辑部顾问、《北京百科全书》编委会委员、《黑龙江百科全书》编委会委员兼副总编辑。出版著作有《百科全书编纂概论》、《百科全书及其编辑研究》、《词典、百科词典与百科全书》等。

目 录

我和百科全书的缘分——代序

百科全书史话

谁是百科全书之“父”?	(1)
百科类书之渊源——《吕氏春秋》	(2)
六艺与七艺	(3)
中西方百科传统探源	(5)
最古的“百科词典”	(7)
罗马大学问家瓦洛	(8)
老普里尼与《自然史》	(9)
类书是不是百科全书?	(10)
早亡的《皇览》	(12)
类书的“户口”	(13)
百科全书书名杂谈	(14)
齐梁类书之盛	(15)
五十五——“全”之象征	(16)
事文一条龙的体例	(18)
“行秘书”虞世南	(19)
圣伊西多尔的百科全书	(21)

字顺百科与韵编类书	(22)
《兔园册》与宰相冯道	(24)
诗与百科全书	(25)
陶罐功夫与《六帖》	(26)
阿拉伯百科小史	(28)
日本的类书	(30)
日读三卷的《御览》	(31)
文岑的《大宝鉴》	(33)
玉海绀珠	(34)
《永乐大典》的“总编辑”	(36)
有关《永乐大典》的若干数字	(37)
世界最大的百科全书	(39)
小百科	(40)
百科全书正名之功	(41)
培根的贡献	(43)
《古今图书集成》与陈梦雷的故事	(45)
三位钱伯斯和两部《钱伯斯百科全书》	(47)
狄德罗与法国《百科全书》	(48)
《不列颠》的三代“三驾马车”	(53)
社交词典	(55)
通读百科全书的人	(56)
百科补编——百科年鉴	(57)
拉鲁斯其人其书	(59)
布洛克豪斯与俄国百科全书	(60)
列宁与《格拉纳特百科词典》	(62)

百科全书编撰

百科全书的“卷”	(64)
索引卷——百科全书的总钥匙	(65)
两个结合,两个尊重	(66)
前期和后期	(67)
分与合	(68)
框架合龙的标准	(69)
“浮动框架”之害	(70)
百科意识	(71)
“羊毛”的定义	(72)
条目和文章	(73)
“动物中的柳下惠”	(74)
“爱情”和“原子弹”	(75)
庖丁解牛	(76)
“化合物”还是“混合物”	(77)
梁板柱和砖瓦灰石	(78)
条目组群	(79)
同题条目	(80)
从“炒肝”想到条头	(81)
汇编性与客观性	(82)
谁依据谁?	(83)
不稳定的知识和稳定的问题	(84)
可贵的客观叙述	(85)
评论和褒贬	(86)
求什么新?	(87)

新潮词,且慢!	(88)
百科全书之“全”	(89)
重要性和知识量	(90)
坐不下来的读者	(91)
“简史”宜简	(92)
“述”的艺术	(93)
黄山七十二峰	(94)
膨胀与控制	(95)
向心收缩	(96)
“篇幅纪律”	(97)
关于“文责自负”	(98)
作者年青化	(99)
撰稿人署名	(100)
马上功夫和马下功夫	(101)
关于体例指导	(102)
谁是“标准读者”?	(103)
“外行”的优势	(104)
有害的“想当然”	(105)
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106)
“上帝”条目由“魔鬼”撰稿	(107)
三个条目的功夫	(108)

百科全书评论

图书的商品性	(109)
起步,繁荣,提高	(110)

——我国百科全书编纂者的任务	
现代工具书家族	(112)
百科工具书系列化	(113)
名与实	(114)
权威性	(115)
百科全书的评价标准	(116)
给百科全书打分	(118)
设奖征错	(119)
《百科全书购买指南》	(120)
百科全书之“大”	(122)
外国百科全书谈类书	(123)
年鉴和百科全书	(125)
地方志与百科全书	(126)
评三部首都百科全书	(127)
《黑龙江百科全书》	(130)
三种编排法的百科全书	(131)
ABC 百科全书	(133)
简评旧版《不列颠百科全书》	(134)
新版《不列颠百科全书》新在哪里?	(135)
德国三家社交词典派百科	(137)
拉鲁斯百科系列	(139)
《苏联大百科全书》及其英译本	(140)
百科畅销书	(142)
一部典型的案头百科	(144)
意大利百科全书	(145)

西班牙的百科全书	(147)
南斯拉夫辞书出版社及其百科全书	(148)
计算机版百科全书	(150)
两部齐名的中学生百科	(151)
小评《知识之乐》	(153)
如何查国家条目?	(154)

百科编辑散记

“笑谈千载大文章”	(157)
类书传统的影响	(158)
从“天”开始	(159)
大百科人	(160)
多维的“王冠”	(162)
做“贡献”	(163)
“天上”的朋友	(163)
“筑舍道旁,无时可成”	(164)
名见“经传”	(165)
业务秘密	(166)
韬光香火	(167)
忆马家骅教授	(168)
编百科的“余兴”	(169)
“百科全书家”的兴趣	(170)
开会与效益	(171)
填补两版间空当	(172)
百科全书开放搞活之路	(173)